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刍议

潘铃英

[摘要] 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展,经典文本如何解释、现实问题如何进入理论研究,逐渐成为方法论讨论的重点。研究方法由相对单一走向多元,不同方法之间的侧重与运用也成为了需要厘清的问题。本文讨论四种方法:在历史语境中解读文本,从现代性视域考察现实,以问题意识推进理论反思,并通过思想对话展开比较研究。四者各有侧重,又共同贯通起文本、历史、理论与现实四维一体的方法论自觉,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进路。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现代性问题;问题意识;比较研究

Requirements Reflections on Research Methods in Marxist Theory

PAN Lingying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search on Marxist theory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in scop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texts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real-world problems into theoretical inquiry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central concerns in methodological debates. As research methods have shifted from relative uniformity towards greater diversity, the need to clarify their respective emphases and applications has also emerg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four approaches: interpreting texts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s; examining social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using problem awareness to guid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conducting comparative research through intellectual dialogue. While differing in emphasis, these approaches share a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that integrate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ext, history, theory, and reality. Together, they offer useful avenues for advancing research on Marxist theory.

[Keywords] Marxist theory; textual interpretation; problems of modernity; problem awareness; comparative research

21世纪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向了新的繁荣,不论是在经典文本的考察,还是在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上都形成了关注的焦点,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这些理论成果的出现离不开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创新,离不开对理论文本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再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方法,从原本的单一视域、单一路径转向了多元视域与多样范式。研究路径的日益丰富,要求我们要进一步辨明不同方法间的侧重及其内在联系。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1],提出要“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基,又在中国国情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而经典著作研究,正是讲清楚这些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思想关系的重要学术支撑。就方法论而

[作者简介]

潘铃英(1998-),女,福建福州人,硕士,南京大学哲学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言，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自觉坚持“文本—历史—理论—现实”四维一体的路径，以标识性概念的思想史梳理为切入点，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基于此，本文从文本解读、现实研究、问题意识与比较研究四个方面，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方法问题。

一、基于历史语境的文本解读

对于经典文本的合理解读，是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误解，都来自对其经典文本的误读。要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首先返回文本。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读者在阅读中生成的意义，都要借助文本才能得到合理表达；离开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解读就容易变成主观猜测。因此，文本始终是理解活动的中心，但文本不能孤立地阅读，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把握。思想史以特定的历史图景为中介，建构起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不仅需要解释语句、理解作者思想，而且需要从历史生成和历史发生的视野出发，厘清作者的思想历程，把握文本的客观含义。这里的历史不是外在于文本的年代标签，而是思想赖以形成的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和理论论争。把文本放入这一生成过程，才能分清作者当时已经解决的问题、尚未展开的问题以及后来被附加的问题。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受到生活实践的挑战或吸收生活实践提供的新鲜经验之后才会创新和发展。这要求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它的创始人或主要作家那里，研究该理论的经典文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这一点尤其突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后人不断重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其后续文献的历史。[3]经典文本常读常新，因为它既展示思想形成的过程，也会在新的现实问题中呈现新的理论意义。重读不能脱离历史，已有的理解同变化了的现实之间往往会出现不一致，这就需要我们回到文本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中去重新考察。历史不是史料的简单堆积，其中包含着概念演变的线索；文本学方法正是要求我们把版本、语境、概念和思想发展放在一起进行考察。[4]

经典著作研究离不开基础性工作：核对文献版本、写作时间和文本关系，从可靠的材料出发说明经典在当代为何仍然具有解释力。所谓“回到马克思”，首先要回到权威版本和完整材料，弄清一句话是在什么论争中提出的、针对什么对象、在作者思想的整体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越是熟悉的概念，越需要重新核对。在阅读时，研究者应先根据问题来选取具有同质性的文本，把握文本的整体结构和语境，尤其是要回到文本创作的历史背景中，去发掘其写作目的和潜在意蕴。同时，沿着思想发展的线索梳理文本之间的联系，建立起自己的思想脉络，并从中发现值得追问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较为准确地概括文本的基本意旨，并讨论其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写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5]理论叙述之前有一个艰苦的材料研究过程，概念体系不能替代对材料的占有。因此还应扩大材料范围，使著作、手稿、书信、图像和年谱等资料相互参照、彼此印证，并在思想史研究中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数字化工具进行版本比对、概念标引和互文检索，另一方面，其结果仍须回到原始文献中核验。经典诠释应当回到承载思想生成的文本结构和历史语境，并把互文关系、思想转承与历史意识纳入同一解释过程。[6]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也应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著作、重要讲话和中央权威文件为基本材料，沿着概念形成、命题展开和思想发展的脉络把握其理论体系。

二、立足现代性视域的现实研究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推进，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与马克思当年的历史背景已大不相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变化，现代性问题成为许多社会现象和矛盾冲突的共同背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不能脱离对经典文本的历史性解读，也不能排除研究者自身的生存论处境。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要求我们不把马克思的具体结论奉为圭臬，而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精髓和基本方法，从现代性背景出发探求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致力于“让马克思走向当代”，使之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

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以现代性为其叙事框架，即“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承诺出发”[7]。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历史上看，现代性问题的出现与席卷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

命以及深刻的社会变革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我们不能将现代性或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但毫无疑问，现代性正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才得到充分的展现和演绎，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恰恰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产生的。可以说，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构成了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正是对这一时代的批判性回应。现代性对于马克思而言并非边缘化的问题，而是贯穿其新世界观变革的核心线索。[8]更为根本的，是我们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需要。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重大事件深刻冲击了当代世界秩序，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及其内在矛盾不断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无不说明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导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至今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向来以实践为出发点，审视和评价既有理论范畴，考察并改造现实的人类生活世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提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条突破"解释世界"而追求"改变世界"的研究进路，应当在应对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新的时代性发展。数字资本的扩张、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风险应对等，正在逐渐改变劳动组织、知识生产及社会交往，这些变化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新问题，也提供了检验和发展理论的现实材料。回应这些时代课题，不能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推演，而应进入问题发生的具体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立足中国国情，在制度安排、文化根基和发展道路上都形成了自身特点，因而是考察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具体展开的重要对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需要从这一实践出发，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道路所体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党的创新理论正是在回应这些重大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对其进行研究，同样应从现实问题进入理论视野的过程入手，考察它们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展开。这样，现实研究才能超越材料罗列或政策复述，真正成为有学术深度和现实解释力的理论工作。

三、贯穿问题意识的理论反思

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0]马克思思想史本身就是为回答思想家所处时代的问题而展开的写作与思考。正是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1]对于理论研究而言，问题不是任意提出的疑问，也不是为了追逐热点而临时设置的题目，而是现实矛盾进入理论思考后的集中表达，它既要有事实根据，也要能够进入概念分析和理论论证。

问题意识不是从现实问题出发，简单地到马克思文本中寻找对应说明，再返回原问题。这种做法看似联系了理论与现实，实际上只是用现成结论为既有判断作注解，对问题本身没有增添实质性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问题意识要求我们从经典文本出发，从中抽象并提炼出重要的思想与问题，大体而言可以采取如下一些步骤：首先回溯文本发生的社会现实与历史背景，厘清当时所处时代的重要社会问题，再将我们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此判别作者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其次追踪这一问题在近百年来思想史上的传承与变迁，考察不同思想家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作者的探索只是问题的角度与方式之一，这种纵横向的对比，于我们判断作者的论述是否科学到位提供了有效的指导；最后寻找当下社会与马克思当年思考的内在关联，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理性而客观地呈现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最终的工作都是要解决经典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张力"[12]。问题意识作为一种自觉意识，不仅在对经典哲学文本的阅读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且促使我们关注现实，找到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可能。

问题的提出不仅有助于理解文本，也为后续的研究打开了空间。当我们回溯问题产生的思想史背景，比较不同思想家的回应方式，便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意义演进与不同解决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3]理论创新不是在概念推演中完成的，而是在对问题的不断追问和辨析中实现的。这种追问不能停于概念层面，必须经由实践的检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亦是如此，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并

把经验性材料提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知识。[14]正是在文本与现实的相互映照中，问题意识才获得其真正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由此保持着面向时代、回应现实的鲜明品格。

四、着眼思想对话的比较研究

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实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斗争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批判各种思想流派和社会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并发展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核心文本，几乎都是在批判其他人物及其文本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等。与各种在场的思想展开批判性对话曾是当年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基本方式之一，如今，这种方式也应当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出场路径之一。比较研究不能把若干观点平行摆放，也不能只找表面的相似，它需要先确认比较对象所处的语境和理论层次，再考察它们如何回应相近的问题。比较研究与文本研究、现实研究共同构成马克思研究的基本方面[15]，其作用在于把马克思置于世界思想史的脉络中，在比较中辨明其理论的独特之处。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开放性，它在实践中发展，也在同中国传统思想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对话中检验并得到深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路径[16]。一方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和民族特色。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同一个过程，比较研究应在中国化中体现时代性，在时代化中体现民族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17]比较研究不能满足于罗列思想之间的相通之处，真正需要说明的，是"结合"的实践基础、内在机理与理论成果。同时，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进行比较，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当马克思主义者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解、分析和评价现代西方思想时，实际上就是在以一定的方式对这两种哲学作比较；现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想的比较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推动当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二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应注重吸收现代西方思想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二者都面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境况，并在存在论根基上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革命。只有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性与世界性。

比较研究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想，也适用于其他思想之间。东西方思想、不同时代的思想乃至同一思想内部的不同学派之间，都可以进行比较。有效的比较首先要确认对象之间存在可以对话的问题，比较的标准也应当保持一致，并把所得结论放回文本与现实中接受检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走向世界，尤其需要通过比较研究彰显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应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实践课题，以标识性概念的思想史梳理为切入点，推动学科史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间的对话，在比较中呈现中国学术的主体立场和理论创造。

结语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离不开对理论文本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再发现。本文讨论的四种方法各有侧重：文本解读提供文献和历史根据，现实研究考察理论命题与当代实践的联系，问题意识推动理论追问不断深入，比较研究则通过思想对话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四种方法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以问题为线索，共同体现"文本—历史—理论—现实"四维一体的方法论自觉。这种自觉最终要落到具体研究中，无论研究对象是经典文本还是当代实践，都应将文本的严谨、历史的厚重、问题的锐度与比较的视野融会贯通，使研究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解释力。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得以展开的条件，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用学术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N].人民日报,2016-05-19(002).

[2]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蔡奇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并讲话[N].人民日报,2024-11-30(001).

[3]刘同舫.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百年研究历程与经验启示[N]. 光明日报, 2020-11-16(15).

[4]龚秀勇.论文本学方法[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49-52.

[5]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1.

[6]刘占虎.如何读懂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审视[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12-28.

[7]张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以现代性作为其问题背景[J].求是学刊,2005,(1):41-44.

[8]任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05,(1):51-57.

[9]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02.

[10]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03.

[11]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7.

[12]孙义文,潘德荣.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解方法与问题意识[J].探索与争鸣,2024,(7):167-176+180.

[1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N].人民日报,2016-05-19(002).

[14]朱雪微.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思维方式[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10):66-76.

[15]聂锦芳.马克思哲学历史定位的三种观点及其论证思路——兼论“比较研究”与“文本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4-17.

[1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知,2023,(9):4-7.

[1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知,2023,(9):4-7.